

黃學盧襍述 鄭沅題籤

黃學廬雜述叙

翼牟主政海國輿地釋名十卷既受而讀之矣今年冬刊其所著黃學廬雜述成雜述者記其平日讀書有得之言也凡所綴錄考訂爲多間以論辨亦有發前人所未發者竊嘗聞之班固氏之言矣古之學者耕且讀三年而通一經十五而五經立故用力少而蓄德多此殆就三代盛時學校成法言之也自周之季百家蠭起載籍已爲繁博漢唐因之故事日積義理亦日出不窮學者擇要而治皓首不能盡未有如古時之逸也我朝學術稱盛諸儒皆窮極四部由博而約其劄記之最著者無過顧亭林之日知錄錢辛楣之十駕齋養新錄今黃學廬雜述未敢遽擬顧錢二家之精且博要亦顧錢讀書之遺法也沅湘耆舊著書之最富者首推王船山氏君私淑之故學有師承與俗儒異趣余與君交五年矣晨夕共處凡三年論學治事不謀而同旨者十九每有疑義得數言而解蓋其燭理者審也而其立身也循循無所競於人人之損益之也於已毫不加得失京師萬方輻湊冠

蓋棼如獨與君語則神志自適知讀雜述者均可於言外得之宣統元年冬月章
棟

劄記之學乾嘉爲盛蓋以矯明季評點之陋也而漢宋兩派遂相乘而起當聚訟
之際言著述者舉語錄屬宋乃舉劄記專屬之漢其實王伯厚因學紀聞一書爲
顧氏日知錄導其先河是爲乾嘉劄記所濫觴不得謂非宋派也顧氏既往作者
如林惟閻氏潛邱及錢氏之養新述古號爲最精降此則洪筠軒之叢錄勞季言
之雜識其錚錚者近人如孫仲容之札遼陳焯雲之綏學堂初稿且進造閻錢堂
奧未可以晚近後學輕之也吾縣陳翼牟主事澹雅能文夙耽經籍著有黃學廬
雜述若干卷以毅少嘗業此出稿相示循覽其體蓋在洪勞之間學者所不廢也
十年以來漢宋旣息新舊代興推厥端倪殆起於漢宋之調和反而相攻舊於漢
主鯤鄭而新則主董何舊於宋主程朱而新則主陸王實一漢宋之爭而已天下
多故賢者當務其大者毋規規乎識小然而櫻楠百萬侈以爲大固不若運甓惜

陰以爲其小也翼卒其有運甓之意歟爰序其稿而歸之宣統元年十一月湘鄉

陳毅

黃學廬雜述卷一

湘鄉陳士芑翼牟

王輔嗣曰。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僞說滋蔓。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語類云王輔嗣所謂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此言切中事理治易者所當知。治虞易者尤當知也。王註自取之。例士芑案此說極有理。故朱子當時已甚重其書。更千餘年遵行不廢。蓋自有其不可磨沒者在也。孔穎達謂其獨冠古今。未免稍過。而程子謂易當先讀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朱子亦曰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爲訓誠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是程朱亦不薄王註也。講漢易者以其多擺落漢儒象數譏緯之說。遂摭高談理數。祖尙虛元八字。以爲輔嗣罪案。百餘年來。仲翔之學行。而輔嗣之學微矣。善乎陳南浦灋之言曰。講漢易者推尊虞仲翔。謂仲翔傳孟氏易乃漢學也。

然輔嗣傳費氏易獨非漢學耶。輔嗣雜以老子之言。仲翔何嘗不雜以魏伯陽之說耶。在乎學者分別觀之耳。此可以閒執好爲異論者之口矣。

顧亭林曰。聖人設卦觀象而繫之辭。若文王周公是已。夫子作傳。傳中更無別象。苟爽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以同聲相應爲震巽。同氣相求爲艮兌。水流溼火就燥爲坎離。雲從龍則曰乾爲龍。風從虎則曰坤爲虎。十翼之中。無語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陳南浦曰。虞氏所言卦象。尤多纖巧。其最甚者。旣濟六二婦喪其髽。注云離爲婦。泰坤爲喪。髽髮謂鬢髮也。坎爲元雲。故稱髽。詩曰。髽髮如雲。其纖巧至此。坎爲雲。非爲髮也。而引詩髽髮如雲。以牽合之。如此則無不可牽合者矣。士芑案易學自惠定字張皇文出。虞氏乃盛行於世。新學小儒。轉相稗販。號曰漢易。其中牽附卦象。尤有不止如三家所譏者。近日場屋內多用其法。作五經文。附會糾纏。幾同兒戲。殊可笑也。

惠定字周易述。有復古之功。然其改明夷六五之箕子爲其子。而讀爲亥子。曲說

亂經。近番禺陳氏極闢其謬。

說見東塾讀書記文多不錄

士芑案陸德明釋文引鄒湛曰訓箕

爲荄。詰子爲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詰。以譏苟爽。是當時易家已斥其妄矣。唯荄滋之說始於趙賓。賓又受之孟喜。慈明本傳費氏學此乃參用孟氏亦可謂不能擇善者矣。

陳南浦曰丁寬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

漢書儒林傳此班氏特筆也。訓故舉

大誼。凡說經者皆宜然。豈復有加於此。而此獨云訓故舉大誼而已。若有所減損者。漢時易家有陰陽災變之說。丁寬易說則無之。唯訓故舉大義故特著之也。士

芑案陳氏此言似是而實非也。漢初言易皆本之田何。丁將軍受易田何再傳至

施讐孟喜梁邱賀。初無異說。至京君明爲章句。長於災異。以授東海段一作殷嘉及

河東姚平。河南乘宏。由是易家始有陰陽災變之說。如陳氏所云。漢初諸家皆當

特著。奚獨丁將軍一人乎。愚謂班氏此語具有深意。漢儒言易喜爲章句支離之

學。班氏心獨非之。故於丁氏特著之曰。訓故舉大誼而已。以此見丁氏高出諸家

之上且以示凡治經者皆當如此也近人講漢學者頗多瑣碎牽附之病竊願持班氏此語爲諸君子進一解焉

周易大畜齎豕之牙吉正義曰案爾雅云墳大防則墳是隄防之義雖豕傍土邊之別其義亦通齎其牙謂止其牙士芑案疏說非也齎當讀爲墳齎豕大豕與上章童牛相對成文齎墳皆墳之別字非有二訓也

案爾雅不曰防而曰大
防是明墳有大義矣

黃晦木宗炎曰四聖相傳不應文王周公孔子之外別有伏羲之易爲不傳之秘周易未經秦火不應獨禁其圖爲道家藏匿二千年至陳搏而出尋門餘論此真破的之論尊圖書者可慨然悟矣

尚書今文古文近儒反覆推攷已無疑義惟或謂舜典已亡今舜典亦爲堯典或謂舜典即在堯典內分月正元日以前爲堯典以後爲舜典則尙須明辨也然諸家之爲是言皆篤信小序之過今欲破諸家之糾紛不得不先攻小序特條引先賢之說閒下以己意以明非吾一人之私言也小序之僞著而後古無舜典之說

申雖有呵其妄者所不辭也。

朱子曰。某看得書小序不是孔子自作。只是周秦閒低手人作。
又曰。書小序未是。只如堯典舜典。便不能通貫一篇之意。其他書序亦然。
又曰。如康誥第述文王。不曾說及武王。只有乃寡兄是說武王。又是自稱之詞。然
則康誥是武王誥康叔明矣。但緣其中有錯說。周公初基處。遂使序者以爲成王
時事。此豈可信。士芑案朱子此疑最爲有識。有理雖有辨者不能爲之解矣。

又曰。書小序皆可疑。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爲治之次序。至讓於舜方止。今郤說
是讓於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郤說歷試諸難。是爲要受讓時
作也。士芑案此見朱子讀書之精細。漢學家鹵莽不及也。

蔡季默曰。漢鄒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
意。今考序文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閒至有與經
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爲無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

金仁山曰方漢初時大誓且有僞書何況書序之類且孔傳古文其出最後則其爲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序可知。

顧亭林曰益都孫寶侗仲愚謂書序爲後人僞作逸書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氏傳定四年祝佗告襄公曰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其言衛也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其言晉也曰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是則伯禽之命康誥唐誥周書之三篇而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書亡爲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內疏陋顯然是則不但書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其解命以伯禽爲書名伯禽之命尤爲切當今錄其說士芑案孫氏不信書序引證最精亭林謂百篇之名

亦爲可信

閻百詩曰序書者遠出刪書者之後故流傳說頗譌見召誥有太保字及顧命康王之誥皆然遂以太保爲召公之官曰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不知武王時召公尚未也又曰僞作古文者生於魏晉間時皆以書序爲孔子作故所作二十五篇

盡依傍之。

古文尚書疏證卷四士芑案近儒治尚書者如王西莊後案孫淵如今
段茂堂撰異江良庭集注音疏皆篤信書序豈以康成嘗爲

之注遂欲依傍以張其說與觀闈氏此論可以爽然矣。又案近代治漢學者多
不信宋儒之說亭林百詩乃漢學家鼻祖茲引二說附於宋儒之後以息後來之
焉

王白田曰書序伏生序無之當出孔壁史記載之此孔子後經生所傳自班固言
孔子纂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馬融王肅鄭元並云孔子所作其實無所據也。
程啓生曰以序爲孔子作其誰敢信殆周秦間爲尚書之學者記其所聞而作也。
疑與安國壁中書同出故司馬遷從安國問而載於史記歐陽夏侯三家皆不言
序後漢孔學旣行注尚書者遂皆注序則序出於孔信矣。

又曰伏書合者四篇而序皆分之蓋古有白篇之說而其名皆不傳後之作序者
或一事而制數篇或一篇而分數卷但欲增益篇題以盈其數且左傳有夏訓伯
禽之命唐誥大傳之序有揜誥戴記有尹告墨子有禹誓禹之總德湯之官刑逸
周書有祭公之顧命諸篇書之所以所有而序之所無者尚復不少孰謂盈百之數遂

足以誇書之多哉。

崔應榴曰。書序可疑者有數端。舜典備載一代政事始終。序祇言其歷試諸難。則義有不盡。伊訓稱成湯既歿太甲元年。則與孟子及竹書紀年不合。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并不與經文合。畢命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則句意尤爲難通。又左傳祝鮀稱魯曰。命以伯禽。稱晉曰。命以唐誥。此二篇何以序反無之。金仁山以爲齊魯諸儒附會成者。林氏光朝以爲序乃歷代史官相傳。以爲書之總目。俱未可定。然決非孔子所作也。

惲子居曰。書序乃爲僞者增益史記文爲之。不知史家敘述古書。自有此例。觀王莽傳可見。鄭元馬融王肅諸儒以書序爲孔子作。觀疏中依緯文而知一語。已瞭然爲緯家之附會矣。士芭案書序出史記前非增益史記文爲之然史記係采輯世本楚漢春秋等書而成或古史本有此文而作序者取之亦未可知

士芭案孔叢子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臯陶謨益稷見禹稷臯陶

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皇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愚謂孔叢雖非子魚原書。然朱子以爲其後人集先世遺文而成之者。則其說似非無徵。疑夫子序書大指。應與此數語相近。蓋必如是而後爲聖人之言。而後見聖人之心也。作僞者不知此意。依文生義。全無發明。幾令聖人之言如土飯塵羹。謬之甚矣。案尙書大傳引孔子謂顏回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鴻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皇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與孔叢說稍異。要之其爲先聖之遺言無疑也。近人謂爲孔傳。孔子家語爲王肅僞託。說似可信。惟謂孔叢亦即肅僞爲恐未必然。如僞古文分堯典爲二。而此渾鑒帝典何其自相刺謬乎。且此數語撰質精深。萬非後人所能撰託。即孔叢誠僞。尙書大傳亦豈肅僞爲哉。

士芑又案墨子引禹總德之言曰。允不著。唯天命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總德當是夏書逸篇之名。玩文義亦是君臣儆戒之詞。孔子序書斷無遺而不錄之理。今百篇序無之。豈非作僞者疏漏之顯證乎。案不而葆而通也

書序自漢以來。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王肅皆以爲孔子作。諸子去古未遠。遺說傳聞。當非全無依據。然觀今所傳序文。隨文敷衍。簡陋實甚。決非聖人之筆。意夫子原序。經秦火後。久共逸書散佚。今之書序。殆是漢初人贗作。劉鄭諸儒篤守舊說。又以其託名夫子。雖灼知其僞。亦不敢妄加詆斥。疑以傳疑。至朱子始毅然誦言發千餘年之覆精識卓見。軼跨漢儒遠矣。予嘗疑古書無舜典。而難於小序之文。既讀朱子之書。乃知其僞不可從。而予之疑益信。今畧引數家之說。以見其概。不能詳盡也。

顧亭林曰。竊疑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孟子引二十又八載放勛。乃殂落。而謂之堯典。則序之別爲舜典者非矣。士芑案二帝事本合爲一篇。故大學引書通謂之帝典。專稱堯典者。舉堯即可以包舜也。作序者或於五典之說。以堯典中不應載舜事。遂分而二之。此不知古史義例也。使書序果爲孔子所作。古文果有舜典一篇。則二書曷不明引舜典乎。而必曰堯典帝典乎。顧氏疑古無舜典真知灼見先獲我

心惟言有夏書無虞書未免失攷孫頤谷曰左傳文十八年明云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云云安得謂之無虞書乎此足補頤氏之失矣

閻百詩曰古文舜典別有一篇與今安國書析堯典爲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載放勛乃殂落爲堯典史記載慎徽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於堯本紀不於舜本紀孟子時典謨完具篇次未亂固的然可信馬遷亦親從安國問古文其言亦未爲謬也士哲案百詩謂別有舜典乃襲趙岐恆度之詞孟子引二十有八載云云爲堯典乃古尚書本如是豈可以後分舜典而疑之乎據史記載慎徽五典等語於堯紀不於舜紀自以爲別有舜典塙證然攷史記載即位後咨岳牧命九官即今舜典月正元日以後之事又何說乎如閻氏說堯典所載舜事皆不得爲舜典則所謂別出舜典者又將作何語乎

趙雲松曰月正元日之後皆是堯崩後之事且前此不稱帝此後皆稱帝曰明是舜典原文豈得指爲堯典其末陟方乃死更是總結舜之始終與堯何涉而可謂之堯典乎又史記舜本紀即位後咨岳牧命九官即今舜典月正元日以後之事

遷既從安國問故而作舜本紀。可知古文舜典本即此月正元日以後數節。非別有舜典一篇也。士芑案此論朱氏錫鬯已發之於前。近人陳氏箸東塾讀書記亦主是說。謂趙氏所駁最精審。而不知非也。古文有堯典無舜典。二帝事合爲一篇。古史義例如是不必如後人一帝立一本紀也。堯崩後接叙舜事。子長取以作舜紀。何嘗非用堯典之文乎。前此不稱帝後此稱帝曰者。所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此史筆之諱嚴。如春秋未葬不稱君之例。愈不得據爲舜典原文之證也。史記五帝

本紀叙堯事畢卽接入舜事未嘗另起篇頭卽明用帝典二帝同篇之例

惠定字曰。伏生尙書无舜典。自禹若稽古帝堯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古文尙書原書亦如此。故司馬遷僕史記鄭康成王子雍註尙書。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爲堯試舜之文。孟子稱二十有八載放勛乃殂落。明言堯典。梅氏本於慎徽五典以下。別爲舜典。此其巧於藏拙也。不顯與孟子相刺謬乎。士芑案此惠氏攻僞古文之說。然實足爲古無舜典之證。僞孔序譏伏生誤合二典爲一。乃僞欺之謬說不足。

信也。

王西莊曰。王莽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一月東巡。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於上帝至格於藝祖。亦曰堯典。劉熙釋名云。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今皆亡。惟堯典存。劉熙時真舜典已出。但藏秘府。不列學官。士芑案王氏不知何据。熙非尙書儒。或未之見。故云爾。若如今之慎徽以下。皆爲舜典。熙安得言惟堯典存乎。後漢周磐學古文。尙書臨終寫堯典一篇。置棺前。若如今本。磐安得專寫堯典乎。士芑案王氏所引諸書。已引見閻氏疏證中。然得此數條。可闢趙氏說。舜典即在堯典內之謬。陳南浦謂諸書所引。皆在月正元日前。不得援以難。趙氏然何解於劉熙於墳典邱索後。單舉堯典而不舉舜典。周磐學古文。尙書獨寫堯典而不寫舜典乎。王氏謂真舜典出於劉熙時。亦謬說也。如馬季長鄭康成。皆親見真古文者。不聞於堯典外。別有真舜典之說。且序云歷試諸難。鄭註云入麓伐木。是明指令堯典中我其試。